

烟台故事

# 之罘之名到底从何而来？

张广育

## 一

之罘名称的由来，对烟台人而言，是个重大的文化议题，虽经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探索，但至今仍然迷雾重重。

之罘之名最早见于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）的“东观刻石”颂辞（注）：“逮于海隅，遂登之罘”“祇颂圣烈，请刻之罘”。次年，始皇二十九年（前218），它再次出现于“之罘刻石”颂辞：“皇帝东游，巡登之罘”。
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此地则以“转附”之名著称于世。在《管子·戒》《孟子·梁惠王》和《晏子春秋》等典籍中，转附是齐国君主（春秋早期的齐桓公、中期的齐景公和战国中期的齐宣王等）共同仰慕的游观胜地。这些典籍中的“转附”即指后来的之罘，这早已获学界普遍认可。

原先的“转附”如何演变为后来的“之罘”？前贤多归之为音转，如清代乾嘉学派名家焦循在《孟子·正义》中所说：“之与转一声之转……罘与附古音通。”近日，刘巍父老师对此提出质疑，我深有同感。“转附”二字有明确的含义，“转”的本义为“运”，但衍生义“转移”“旋转”，周代就有。如《诗·柏舟》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”；《诗·关雎》：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。“附”的本义为小土丘，但衍生义“附着”“依附”，周代就有。如《诗·角弓》：“毋教猱升木，如涂涂附”；《诗·閟宫》：“锡以山川，土田附庸”。“转附”，应该就是“转而附之”。把一个有明确含义的地名，音转为语义完全没有关联的之罘二字，这确实很牵强。特别是竟然能转出个罕见的“罘”字，尤其不可思议。

“音转”不合理，再从字义上看，转附与之罘也完全没有关联。

合理的推论是，转附与之罘分别来自不同的源头。地名生成的主要方式，可以归结为内源式与外源式。转附之名一直为齐国所用，从春秋初期到战国中期，延续了三百多年。由转附的语义“转而附之”判断，它不可能是本地族群对自己地域的称呼，外源意味很明显。

至于齐国为什么会称其为转附，须另作专门考辨。

## 二

再看之罘之名。之罘岛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陆连岛，与大陆之间无路可通，处于半隔绝状态。岛上的族群在长期封闭环境中当然会有特殊的地域认同和身份认同，并形成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域名称和族群名称。

“之罘”，这两个字选得很奇特。奇特之处有二：一、两个字看起来互不相干；二、罘字非常罕见。两个互不相干的字组合成双声地名，在拟声地名中很常见，如祁连（山）、贺兰（山）。但之罘显然不是拟声。因此我们只能从剖析这两个非常特殊的字义入手，借以寻找其中玄机。

先看罘字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罘，兔罟也。罘是捕兔的网具。当年与大陆隔绝的之罘岛上想必到处都是兔獾一类的小动物，岛上的居民依靠渔猎为生，兔罟和渔网是他们最重要的谋生工具，他们必定非常善于制造兔罟，并且漫山遍野遍置兔罟。

上古部族经常使用带有本族文化特色的图形、符号等特殊标识作为图腾和族徽，用以标识身份，凝聚族群，沟通神灵等。兔罟作为岛上族群最重要的生产工具，不排除有经过符号化和神格化后被选作族徽的可能。

近代学者沈兼士提出“文字画”概念，他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，而古器物上的族徽、图像化款识就是文字画的遗存。可以合理化推测这样一个过程——像兔罟这种器具，先图像化为族徽，然后逐渐定型为形声字“罘”，进而自然地成为地名、岛名。

再看之字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之，出也，象幼艸破土而出。《说文解字》成于东汉，许慎未见甲骨。甲骨文“之”的出现，证明“说文”的解释并不正确。

甲骨文“之”，从止（趾的象形）从一。罗振玉的解释是：之，往也；人所之也。之的本义是去往、抵达，是动词。但是在实际应用中，它更多被用作指示代词。后来又逐渐虚化，成为各类助词；并广泛应用于西周以后的雅言。

之罘中的之字，过去曾有人解作动词“抵达”。于是之罘成了动宾结构的“抵罘”。笔者认为，将之罘的“之”解作代词或虚词更为合理。

卜辞中多有“之”作代词之例，如“之日允雨”（那天确实下了雨），“之夕月有食”（那晚确有月食）等等。之字在这里既是指代，又有强化主词之意。同样，如果“之罘”的“之”也是作代词，用以强调罘的存在，意思是“此地就是罘所在”，似也讲得通。不过这在古地名中恐怕也是只此孤例，并无他例可证。

上古东部沿海地区，曾有多例以虚词开头的地名。如南方的“句（gou）吴”“于越”；其中“句”和“于”都无实义，是所谓发语词。它是后面名词的前缀，为其提供辅助音。北方沿海东夷地区也有一批以“不”字起头的古地名，如“不其”（今青岛城阳铁骑山）、“不夜”（春秋时莱子所置邑，今荣成埠柳不夜村）、“不咸山”（今长白山）。其中“不”字也是发语词，没有实义。

以谭其骧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，这类虚字属于滨海土著语言的发声字头。而之字在上古时代恰好也有这种功能。郑玄注《礼记 射义》：“公罔之裘，之，发声也。”这里所谓“发声”也就是发语词。笔者据此猜想，有没有可能，之罘地名与不其、不夜等等是同样的结构？地名“之罘”的结构是：“罘”为主词，是当地部族的族徽和族名；“之”是前缀音，用以强化主词，它本身没有实义。

到目前为止，这只是推测而已，并未得到任何古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证实。

封闭的海岛族群自名其地为之罘，但却长期不为世人所知。当时的话语权属大国齐。到战国中后期，之罘已有细细的沙坝与大陆连通。齐威、齐宣、燕昭等君王纷纷派人登岛寻仙（见《史记封禅书》）。此时，之罘之名才逐渐传出岛外，为世人所知。到秦统一六国，最终确认之罘之名。

笔者认为，这是转附转换为之罘的合乎逻辑的推断。

## 三

最后就现在广泛流行的两种说法，谈点个人看法：

一、有人说，罘字由“四”和“不“组成，意思是秦始皇已来之罘三次，不再来第四次。这显然是现代人毫无根据的杜撰。秦小篆罘字从网不从四，古人不会把罘字认作四不。

二、还有人说，之罘的“之”是“芝”的通假，因为此岛形状像灵芝。此说也不成立。上古此岛不是陆连岛，根本无灵芝之状。且通假有个不成文的规则，就是不能造成对语义的误解。之与芝，字形相近，但各有其截然不同的含义，古人没有不顾语义，之芝通假之例。

以上也只是笔者推断，缺乏文献与考古实证。写出来，希望有助于方家进一步探讨。本文成文过程中，受到吕永进老师的重要启发，并得到他的大力帮助，在此谨表诚挚的谢忱！

**作者注：**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将之罘刻石、东观刻石都记于始皇二十九年。笔者在《三登之罘的字里行间》一文中考证，认为东观刻石应属始皇二十八年（第一次东巡时）。

# 营后墩与宫家岛寨

张桂荫

在市区红旗西路跨外夹河桥附近不远处，有一座烽火台，这就是宫家岛烽火台。

宫家岛之所以称为“岛”，是因为当年这里的确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孤岛。

根据各版本《福山县志》“地舆图”的图示，大姑河（今大沽河）、清洋河分别从宫家岛东、西两侧，自南向北流淌，两河在北面交汇后入海，岛的南面有东西向的水流连通两河。

岛上的烽火台始建于明代。烽火台原始称呼为“墩”，此烽火台名称是“营后墩”。由于宫家岛现属芝罘区，有人就把营后墩与奇山所联系在一起，错误地认为宫家岛烽火台当年是奇山所军士把守的。其实，明代此处是福山县地域，故此墩是福山所建的八墩之一，而奇山所的地域当时属于宁海州。明万历版《福山县志》明确记载，营后墩为“福山备御官军守瞭”。

造成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宫家岛烽火台以前的名称是营后墩，把它当成奇山所辖属的木作墩、埠东墩、现顶墩等之一了。

明洪武三十一年，魏国公徐辉祖奏准，在山东建了一批卫所墩堡寨等，其中在福山县开设五寨，有卢洋寨、宫家岛寨、芝山寨、荆山寨、磁山寨。永乐年间，其余四寨并入卢洋寨，至此宫家岛寨不存。

营后墩与宫家岛寨虽同处一岛，但是《福山县志》明确记载卢洋寨“与墩堡异，故仍附之所治焉”。无论是五个寨还是并为一个寨，寨与墩堠堡不同，因此它们之间既不同属，职责又各自独立，但均归属福山所。寨的军士除了守寨城之外，还要守护边海。而墩堠堡军除了守墩堠堡这一项任务外，更多的是作为屯田军屯田。

一般情况下，墩在山脊、山顶的是单独的，墩堠堡若是建在较平坦处，均有百户所的屯田军相伴，像奇山所的黄务、西牟二堡，就是屯田军的百户所分别驻守及屯田。营后墩也是如此，宫家岛寨城就是当时的百户严谅所筑。

从时间上讲，营后墩伴随福山所始终，而宫家岛寨为明洪武三十一年设立，至永乐年间，最多也不过20余年。

目前，宫家岛寨城不复存在，而营后墩（宫家岛烽火台）奇迹般地保存至今。宫家岛烽火台2013年10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0年5月7日，为了研究明代卫所，笔者寻访过宫家岛烽火台，本意是想找到烽火台名称的证据，去后令人失望。烽火台周围庄稼蔬菜成片，烽火台的石墙夹缝里杂树丛生，即使上面有字也根本看不到。事后，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将烽火台上的树枝割掉、清理周边庄稼地。

数年后笔者故地重游，树高了密了，庄稼蔬菜照样长，笔者不禁担心，照此下去，烽火台恐有坍塌的那一天。

熨斗墩（烟台山烽火台）是就近移建的，而营后墩基本是原始状态的。明代的烽火台存世的有一些，但在东部地区保存至今的却如凤毛麟角，把营后墩保护好，很有价值。笔者希望未来不要将烽火台推倒重建，只需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略加修整即可。

宫家岛烽火台距离南面的红旗西路与外夹河路路口不过500米，与外夹河路最近距离200米左右，这样的位置得天独厚。笔者建议，将烽火台周围土地进行平整，至少按照东100米、西40米、南105米、北67米小高地的保护范围修整，修一条东西向的路与外夹河路连通。如此市区多一个文化旅游景点，何乐而不为？